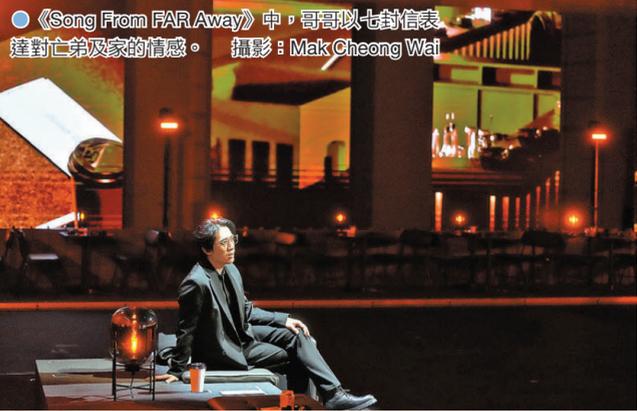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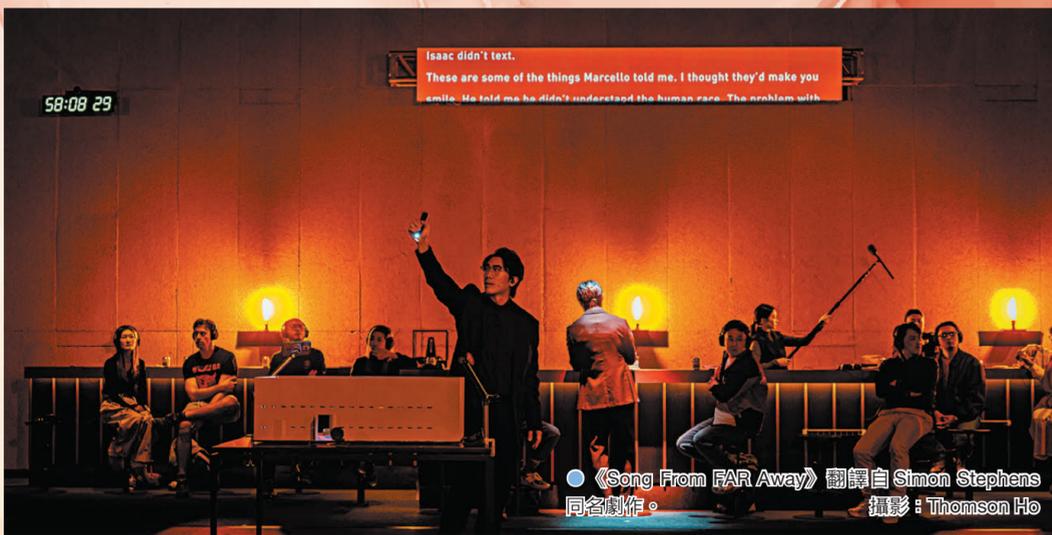


兩個演出 一個完整體驗



●《Song From FAR Away》中，哥哥以七封信表達對亡弟及家的情感。攝影：Mak Cheong W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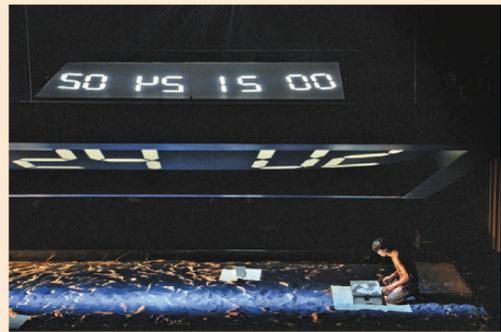


●《Song From FAR Away》翻譯自 Simon Stephens 同名劇作。攝影：Thomson Ho

林俊浩 跨越生死 聽遠方的歌

具體場次時間請參考：<https://qrs.ly/lnh6znm>
地點：東九文化中心形館，創館
日期：即日起至1月31日

●《FAR Away From Song》如同一種回應。
攝影：Carmen So



藝術家林俊浩 (Ivanhoe) 可說是藝術圈中著名的「斜槓青年」。早年求學經歷橫跨劇場與舞蹈的他多年來一直嘗試跨媒介創作實驗，近年來的腳步更是密密匝匝。早前憑原創音樂劇《大狀王》獲頒「2024北京·天橋音樂劇年度盛典」年度最佳編舞，個人領銜主創的實驗舞蹈劇場《Living Up/ 嚙 to Death》與音樂劇《搖滾芭比》又相繼登場，風格迥異，味道獨特。

《Song From FAR Away || FAR Away From Song》中的創作起點，是Simon Stephens的劇作《Song From FAR Away》，雖說整個作品是由一年前的階段展演作品《So FAR, So...》深化而來，但林俊浩說作品的念頭其實在心中縈繞已久，「和《搖滾芭比》一樣，這個劇本也在我的bucket list (人生清單) 上。」
整個作品不是簡單地搬演，而是新穎地分為同時進行的兩個獨立部分，觀眾至少需要兩晚，才能完整體驗整個故事。
其中，《Song From FAR Away》翻譯自Simon Stephens的劇作，哥哥以七封信表達對亡弟及家的情感，亦直面自己的過往人生。《FAR Away From Song》則是全新原創，設想出弟弟對哥哥的回應。「兩部分都是現場演出的方式，但是聚焦很不同。」林俊浩說，「我會形容哥哥那邊比較劇場化，以劇本為基礎，劇本中的語言經由演員讀出來、歌手唱出來，又或是影像展現出來；弟弟一邊則更重形體、影像與燈光，觀眾很像是置身於一個藝術裝置中去看表演。」

面對失去 給遠方寫一封信

演出糅合獨白、形體、現場合唱、人聲節奏、電子音樂、即時拍攝、多媒體裝置等多種藝術元素，邀觀眾進入一段沉浸式的旅程。至於先看哪一邊，則由觀眾自己決定。「兩邊的演出，就好像亡者和生者在各自的空間中感應着對方，回應着對方。」
近10年來，林俊浩的多個演出都以生死為題材，他坦承是由於自身經歷使然。十年間，父母相繼去世，他以藝術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心緒，亦尋找面對哀傷的出口。「我想，我們面對家人、朋友，或者寵物的離去，都希望和他們仍有聯繫，這個演出就是在尋找這個互相的感應和聯結是什麼。不是神怪，其實是我們和自己的溝通。我想要找到一種想像也好，讓我們面對哀傷的時候更加有力量，而不只是一種『失去的就永遠回不來』的感覺。生命會向前走。我希望觀眾體驗兩個視角，很獨特的視角。要經過一晚之隔，甚至幾晚之隔，讓他們能消化了，再回來看：會不會有另外一個視點，讓我們可以行得更好？前進得更好？」

虛構出弟弟給哥哥的回信，打造一個對原劇本的回應，靈感亦來自林俊浩的親身經歷。媽媽走後，有朋友和他說：你要寫封信給你媽媽。他當時去了德國杜塞爾多夫Tanzmesse國際舞蹈博覽會，後來為了散心繼續旅行，到烏帕塔去看「祖師奶奶」Pina Bausch的藝術據點，在當地著名的懸掛式單軌列車中，他鄭重寫下給媽媽的信。「我畢



●林俊浩

竟是藝術家嘛(笑)，還是要追求一種浪漫的儀式感，要找到一個對的地方，來做這個事情。我由站尾寫到站頭，然後下列車，在河頭放走了這封信。沒多久，我還在歐洲，朋友哭着打電話給我說，媽媽收到我的信了。」他沒有深究整件事背後的冥冥不可說，但從此之後，他好像找到一個方式來感應媽媽，「就好像她還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不斷地給我不同的禮物。」
於是這次作品中，弟弟也給哥哥寫了回信。「對我來說，是給觀眾一個出口，不是走了就走了，不是失去了就失去了。可能有些東西，不是很具體，不是很physical，是種暗暗的回應，而你是否感受到呢？或者在你的生命軌跡中，有些東西出現可能是在回應你，而你又是是否見到？是否在意？是否將它變成一個美好的回應呢？這是我們的某種覺察。」

創作是療癒 也是對觀眾的照看

對於林俊浩而言，創作當然是療癒的過程；而將作品分為兩部分呈現，並冒險地需要觀眾分開兩次重返劇場才能完整體驗，是出於藝術考量之餘，亦是對觀眾的照看。「看生死還是要分開的。」他說，這種區隔如同同一種儀式感，讓觀眾在這段旅程中得以緩衝，逐漸安放自己的心靈。「在這個議題中，我覺得我要照顧觀眾，不能推大家去一個深淵。而我們也有各種安排，哥哥這邊我們會派一杯Gin Tonic，就好像給大家出口，有一些能量去安慰大家。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救生圈』——我們都要落大海了，但是有救生圈給大家。」

「通常我們會覺得哀痛是一件很孤獨的事情，每個人看生死都不同，好像是種各自修行。」但劇場的美好在於讓我們得以陪伴，「我想要透過一個這麼沉澱的設置，一個如此經驗的過程，讓100多人坐在一起去經歷一個事情。就算我和你的故事不同，我們的悲傷不同，但好像又能找到某些相似。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孤獨，我希望給觀眾這種感覺。」

在大埔火災後，演出這樣一個作品，對林俊浩而言，亦有着某種冥冥中的注定。「我總覺得每個作品都是生得逢時的，我會覺得這個作品也是一個回應——我們有一個地方去正視悲傷、面對悲傷，而不是避開。很多時候我們的本能是避開，但我這十年的經驗是，如果有時太避開，情緒可能會更難過。」

在東九的大堂中，演出特別設置了參與式展覽「寫一封信給遠方的人」，邀請觀眾於兩個特別設計的私密空間中，透過耳機重溫《So FAR, So...》階段展演裏呈現過的部分書信，亦可以為遠方的人寫下自己的雙言片語。「我們已經收到大概有100封信了，我覺得現在香港人很需要這樣的出口。」他說。

2024年起，林俊浩成為東九文化中心首任駐場藝術家，任期完結在即，他帶來最新作品《Song From FAR Away || FAR Away From Song》，以「兩個演出、一個完整體驗」的嶄新劇場形式，邀請觀眾面對生死，為悲傷尋找出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讓科技有生命的流動

作為主打藝術科技的東九的駐場藝術家，林俊浩當然善用此場地的各種科技裝置來打造作品。他強調藝術科技不應為做而做，所有的科技運用都應以作品為本。

「我很喜歡用影像、現場拍攝等技術，所以從畢業到現在，我的作品中都很多live feed video，很多互動。所以到這裏(東九)就像回家。」他笑道，「我覺得所有的東西(技術、媒介)都可以看做是一個身體，以編舞的看法來說，我也是在編一個物件的流動。用影像，讓影像流動，也是出於一個編舞的想法。所以對我來說，真正做藝術科技，不能當媒介與設備是死的。是，它是沒有生命的，但怎麼讓它有溫度、有個性，就在於你如何看待它。」

17歲進入演藝學院，林俊浩先修戲劇，後又轉修現代舞，「當時我已經很喜歡多媒體的東西，所以我總覺得劇場不光是戲劇，於是又去讀了舞蹈學院。看了很多外國編舞和導演的作品，發覺原來那麼不同的媒介可以放在一起，我很喜歡。我好像找到我想要講故事的方式，找到了那種愛。」後來到荷蘭鹿特丹Co-darts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學習，又曾到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ZHdK)任駐校藝術家，林俊浩的視野打得更開。

回到香港後，他遊走於不同界別，涉獵各種創作，商業演出、人聲合唱、古典音樂、音樂劇、歌劇、前衛劇場……一路走來，他形容自己有過迷失，有過痛苦，但逐漸找到自己的聲音。「今年我40歲，感覺是剛剛好。」他說，「中間當然有挫敗，在香港做跨界別創作真的很難，因為大家都分得很細。舞蹈圈會說你不是做戲劇的嗎？到了戲劇圈會說你不是跳舞的嗎？永遠這樣定義我。我有點點覺得好像是被大家都排除出去。但是來到近年，整個世界也好，內地也好，都在追求一種跨媒介、跨界別的氛圍，那香港也不能不追，所以現在我感到舒服很多。」

回看自己的作品，林俊浩坦言中間跌跌撞撞，有的作品表露心跡，有的作品則因為各種委約壓力有了討好與妥協的束縛，「不是很自己」；還有些創作，只是用自己「最尖的刀」去服務別人的作品。到了《Song From FAR Away || FAR Away From Song》，他好像能大口大口地暢快呼吸。「這個作品，從最初我自己寫proposal，到我自己的公司操刀，真心純粹很多。我會覺得，這個(作品)就是我，是我由心而發的決定。」

《叢林》：由個人到集體的舞蹈書寫

2025年西九自由舞藝術節中，壓軸節目《叢林》頗為特別。這部作品由韓國編舞家金成用構思，運用了在韓國國家當代舞蹈團擔任藝術總監期間所研發的動作研究方法——「Process Init」。這套方法不僅是舞蹈技巧的探索，還帶有哲學性的思考：如何讓「某物」(it)真正「融入」(in)舞者的身體，並在舞者的自我感知、身體以及與編舞者的交流中，生成獨特的舞蹈語言。

「Process Init」的核心：身體的傾聽與生成

「Process Init」包含三個重要步驟。首先是舞者聆聽自己的身體，這是一種回歸本源的過程，舞者不再由外在的編舞指令開始，而是從內在的呼吸、肌肉、感官出發。其次，舞者的身體環境會自然生成動作序列，這些動作被稱為「細胞動作」。如同細胞般，它們具備轉化、變異、分裂的潛能，能夠衍生出無限的可能性。最後，我覺得頗為特別的是分享一環，金成用很強

調舞者與編舞者在創作前後的交流，深入討論，了解彼此的想法。而《叢林》正是這套方法的具體實踐。

簡約舞台 聚焦身體

《叢林》舞台極為簡約，沒有繁複的布景或道具。如此，觀眾的目光自然聚焦在舞者。十一位舞者能量飽滿，各自展現出獨特的特質與狀態。他們的舞蹈既是個人的獨白，又在某種層面上形成整體性的呼應。由於是舞者聚焦於各自的身體發展動作，結果舞者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接觸。每個人都像在自己的叢林中獨舞，而十一個人的叢林又共同構成了一片更廣闊及多層次的景觀。觀眾在觀看時，既能感受到舞者的個體性，也能體會到集體的氛圍。這種張力，正是作品最迷人的地方。

雖然舞者之間缺乏明顯的交接或互動，只有偶爾的擦肩或扶持，但觀眾卻能感受到某種默契在流動。舞者的獨舞並非孤立，而是彼此之間的共

振。這種微妙的連結，使得整個作品呈現出一種和諧的氛圍。

舞者巧妙地利用西九自由舞藝術節大盒演區的空間，尤其是兩側的出入口。他們的進出營造了段落之間的流暢與自然。觀眾彷彿置身於一個不斷生長、延展的空間，舞者的身體在其中自由流動，形成一種有機的節奏。

禪意與「東方」的標籤

《叢林》是純舞蹈演出，甚至沒有平常所謂的高潮段落或戲劇性的轉折。這樣的設計或許讓部分觀眾覺得平淡或難以理解，但這也是它吸引的地方：邀請觀眾放下期待，單純地感受舞者的身體與能量。

編舞金成用曾提到，在歐洲，許多人為這部作品冠上「亞洲」或「東方」的標籤。這樣的觀點或許帶有文化上的投射，但《叢林》確實散發出一種東方細緻沉靜的底蘊。舞者的動作不刻意、



●《叢林》 攝影：Eric Hong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

不炫技，而是如流水行雲般自然。觀眾在觀看時，容易進入一種渾然忘我的境界，彷彿置身於靜謐的森林，感受身體與空間的呼吸。

《叢林》不是一般以展現舞者技巧、能耐或編舞技法的作品，而是將舞蹈還原為最純粹的身體表現。十一位舞者各自的獨舞，構成了一片大叢林，觀眾在其中看見的是身體的多樣性與可能性，以及舞蹈可以是一種持續的流動、一種存在的狀態，讓觀眾得到不一樣的經驗。

●文：聞一浩